



巧姐逢福



巧姐避祸

原著 曹雪芹
改编 潘勤孟
绘画 丁世弼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巧姐避祸

【内容提要】 本书根据我国古典文学名著《红楼梦》编绘。全书共分十六册，这是第十五分册。

刘老老是贾府王夫人的远亲。王熙凤的独生女巧姐的名字，就是她给取的。

贾府被查抄以后，凤姐羞惭成病。她知道自己为人毒辣，树敌太多，将来巧姐势必遭人报复。因此，临死之际，嘱托刘老老照应巧姐。

王熙凤一死，贾环便勾结贾芸、贾蔷和王仁，依邢夫人做靠山，趁贾琏出门，阴谋把巧姐卖给藩王做妾。平儿得着消息，忙去告诉王夫人。王夫人柔弱寡断，想不出挽救的主意。正在危急的时候，刘老老恰来贾府探望，知道这事以后，便毅然把营救巧姐的责任担当下来。她带巧姐逃出贾府，避匿乡间，一面急忙通信给贾琏。巧姐总算没有遭到贾环、王仁一伙的毒手。

《红楼梦》连环画目录

- (1)乱判葫芦案 (5)宝玉受笞 (9)红楼二尤 (13)黛玉焚稿
(2)宝黛初会 (6)二进荣国府 (10)抄检大观园 (14)查抄贾府
(3)熙凤弄权 (7)鸳鸯抗婚 (11)潇湘惊梦 (15)巧姐避祸
(4)黛玉葬花 (8)宝玉瞒赃 (12)金桂之死 (16)宝玉出走

巧姐避祸

《红楼梦连环画之十五》

原 著	曹 雪 芹	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(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)
改 编	潘 勤 孟	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绘 画	丁 世 弼	上海市美术印刷厂印刷
封面画	戴 敦 邦	开本787×1092 1/64 印张 1 28/32
装帧设计	任伯宏 杨秋宝	1982年11月 第1版 1982年11月 第1次印刷
责任编辑	杨根相 任伯宏	印数000,001—560,000

统一书号: 8081·13057 定价: 0.21 元

紅樓夢

一

贾府被查抄后，接着贾母逝世，大观园遭盗劫，一连串的事故，把势焰薰天的荣国府弄得一败涂地。凤姐明知有些事是她弄出来的，又是忧急，又是羞惭，病势便日渐沉重。





凤姐病到后来，竟和赵姨娘临死时的样子一般无二，一忽儿满口呓语，一忽儿若有所见。只消一闭上眼睛，便见尤二姐、张金哥等人前来索命。凤姐心里害怕，嘴上却不肯说出。

贾琏忙得六神无主，凤姐病重，竟象不与他相干。平儿哭着说：『奶奶这样，也得请个大夫瞧瞧才好啊！』贾琏嚷道：『呸！我的性命还不保，我还管她呢！』





凤姐听见，眼泪直流，等贾琏出去了，便和平儿道：『你还顾我做什么？我巴不得今儿就死才好。我死后，你能好照顾巧姐，我就永远感激你的情。』

平儿、巧姐在旁愈听愈惨，又不好大哭，一面极力劝慰，一面轮流给凤姐捶腿。正在此时，一个小丫头进来回：『刘老老带着青儿来请奶奶的安。』平儿忙说：『快带她们进来。』





刘老老一进房便道：『我的姑奶奶在
哪里？』平儿引到凤姐床前，凤姐不觉一
阵伤心，说：『老老，你好？怎么这时
候才来？你瞧你外孙女儿也长的这么大
了！』

刘老老见凤姐眼陷肌黄，骨瘦如柴，不禁叹道：『我的姑奶奶，怎么就病到这样儿？我糊涂得要死，怎么不早来请姑奶奶的安！』说罢，推青儿上前请安。





凤姐挣扎着说：『老老，近来我们的家运坏到极点，赵姨娘又暴病去世了，你可知道？』刘老老诧异道：『她好端端的怎么就去世了？我记得她的环哥儿还小呢。』

平儿道：『环哥儿怕什么，他死了娘，还有老爷、太太呀。』刘老老道：『姑娘，你哪里懂得？只有亲生的母亲才真正的疼儿女，隔了肚皮是不中用的！』





这句话又勾起凤姐没有儿子的隐痛，竟呜呜咽咽的哭起来了。刘老老、平儿都来劝解，巧姐见母亲悲泣，便走到床前，拉着凤姐的手，也哭起来。

凤姐忍泪对巧姐说道：『你见过老老没有？你的名字还是她起的呢，就和干妈一样。你快叫一声，给她请个安。』巧姐依言给刘老老请了个安。





刘老老忙拉住道：『阿弥陀佛！不要折杀我了！我好久不来，你长得这样高了，还认得我么？』巧姐道：『怎么不认得，从前我向你耍蛭蛭儿，你可带来了？』

刘老老笑道：『好姑娘，我是老糊涂了。你要蛭蛭儿，我们乡下多着呢，你要是跟我到乡间，要一车也容易。』凤姐道：『你就让老老带你到乡下去吧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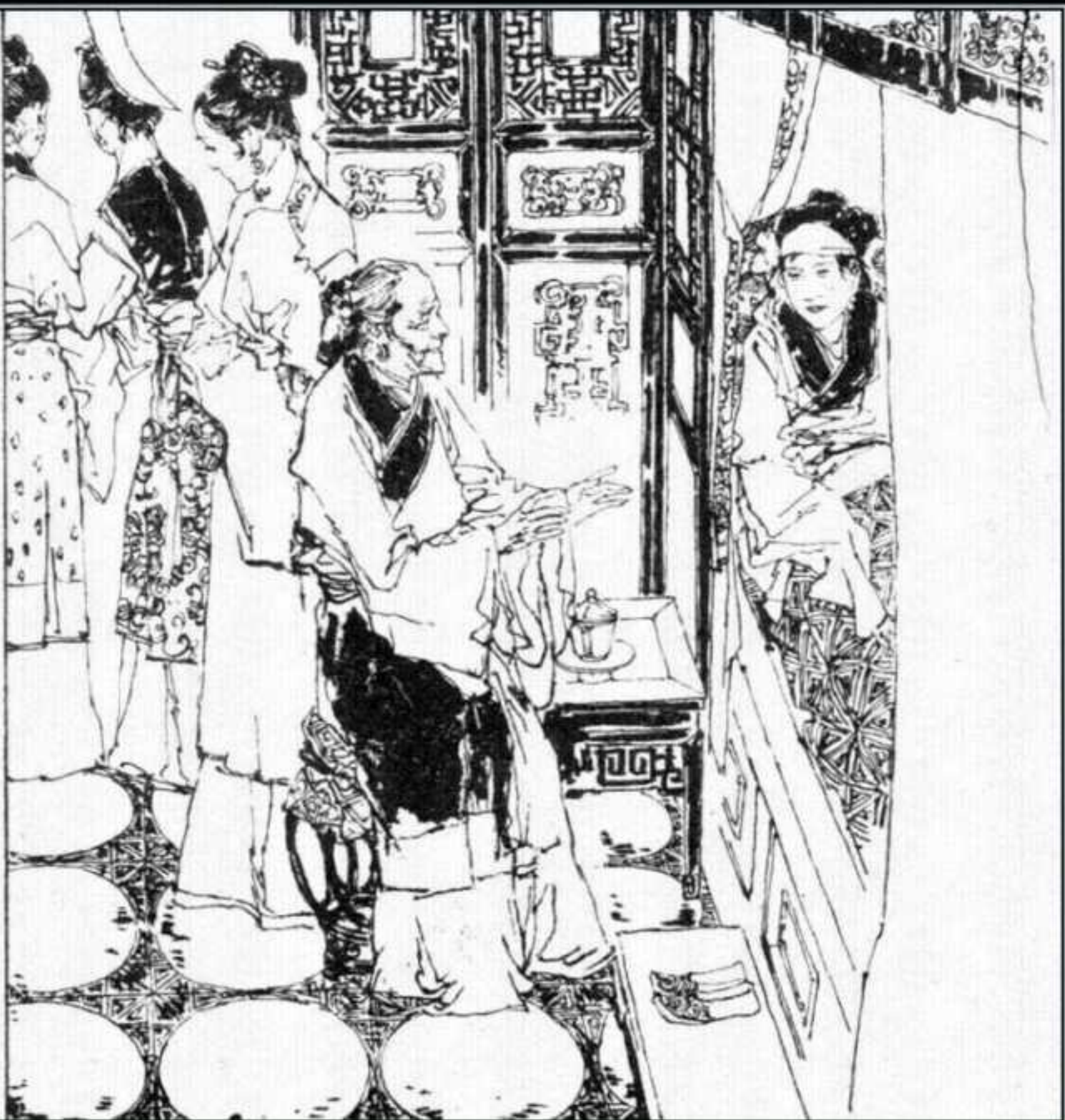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刘老老忙道：『姑娘是金枝玉叶，乡
下哪里住得惯？』忽又话锋一转道：『那
么着，我给姑娘做个媒吧。』

凤姐欠起半身，听她说下去。刘老道：『我们乡里也有大户人家，田地、牲口、银子，应有尽有，只是不象这里气派。姑奶奶自然瞧不起这样的人家。这是玩儿话罢咧。』





凤姐想了一下，便道：『你说去，我愿意就给。』刘老老道：『你们的姑娘大官大府只怕还不肯给，哪里肯给庄稼人，就是姑奶奶愿意，上头太太们也未必肯。』

巧姐听刘老老和母亲在谈自己的亲事，不觉害了臊，便走去和青儿说话。两个女孩儿倒合得来，很快的就熟起来了。





平儿恐搅烦了凤姐，便拉了刘老老说：『你提起太太们，你还没有过去呢。』刘老老道：『我这就去。』凤姐道：『今儿你不要出城去了，等会仍旧到我屋里坐。』

刘老老轻声问平儿：『阿弥陀佛！奶奶的病怎么好呢？』平儿道：『你瞧妨碍不妨碍？』老老道：『说是罪过，我瞧着不好。』





平儿不言语，差了小丫头带着刘老
老去哭过老太太的灵，随后又去见了邢
夫人和王夫人。

刘老老回到凤姐屋里，只见凤姐愈加不好，嘴里胡言乱语，两手乱抓。贾琏在旁跺脚道：『若是这样下去，是要我的命了！』正说时，外面连声找二爷，贾琏只得出去。





凤姐闹了一会，神智又觉清醒些，睁眼见刘老老坐在床前，便把房里的人支开，要刘老老替她在灵验的菩萨面前祷告祷告。一面说，一面在腕上退下一只金镯子，供香烛灯油使费。

刘老老推辞，说乡下求神许愿用不了多少钱。凤姐泪流满面道：『我的命交给你了，巧姐的终身也交给你了。』刘老老听了，便说：『这么着，天色尚早，还赶的出城去，我去了，姑奶奶好好保重。』





平儿、巧姐送走刘老老回来，凤姐先还安静一会，到掌灯时分，病势突转危急。只见她说了好些胡言，双手向空乱抓，象是挣扎的模样，整整的闹了一夜，方才断了气。

邢夫人、王夫人听说凤姐死了，都赶来看视。听到凤姐临死时种种古怪的情形，心里纳罕，也不便说什么，只吩咐贾琏办理大事，也要当心自己身子。





宝玉赶来，见凤姐已经停床，便拉着贾琏的手，跺脚大哭起来，贾琏也重新哭泣。平儿、巧姐因见无人劝解，只得含悲收泪上来劝止了。

贾琏此时手足无措，叫人传了管家的赖大来，叫他办理丧事。平儿见贾琏手头不济，便把自己一些积蓄拿出来，供他使用。贾琏着实感激平儿。





派来派去，贾琏总觉人手不够，打发人去请大舅子王仁过来帮忙。

王仁听说妹子死了，以为凤姐必遗下大批私房可分。及至会了贾璉，方知家产尽被抄去，连妹夫也已双手空空，不觉大失所望。





他见妹子的丧礼诸事将就，心下先不舒服，说：『我妹子辛辛苦苦当了几年家，也没有什么过错，你家该认真的发送发送才是，怎么可以这般草率。』贾琏素知这位大舅子品性不好，也不理他。

王仁便找巧姐來說：『外甥女兒，你也大了，諸事要听舅舅的話。你父親把你母親這場喪事办得这般草率，你說應該嗎？』





巧姐道：『我父亲巴不得要好看，只是现今手头拮据，所以诸事简省些。』王仁道：『我总不信你家就抄得一千二净。』巧姐道：『是统统去年抄去了，我妈也一半是为这上面急死的。』

王仁生气了：『哦！你不过是想留着做自己嫁妆罢了。』巧姐暗忖，我妈在日，舅舅就常来借银子，现在竟是强要了，便赌气跑开。从此，巧姐瞧不起她的舅舅，舅舅也嫌着这个外甥女儿。





贾璉连日里里外外，忙得心神俱疲。等到凤姐出了殡，正想休息一下，谁料他的父亲在外病重，差人送信回来，叫贾璉立刻赶去，还说迟了恐怕不能见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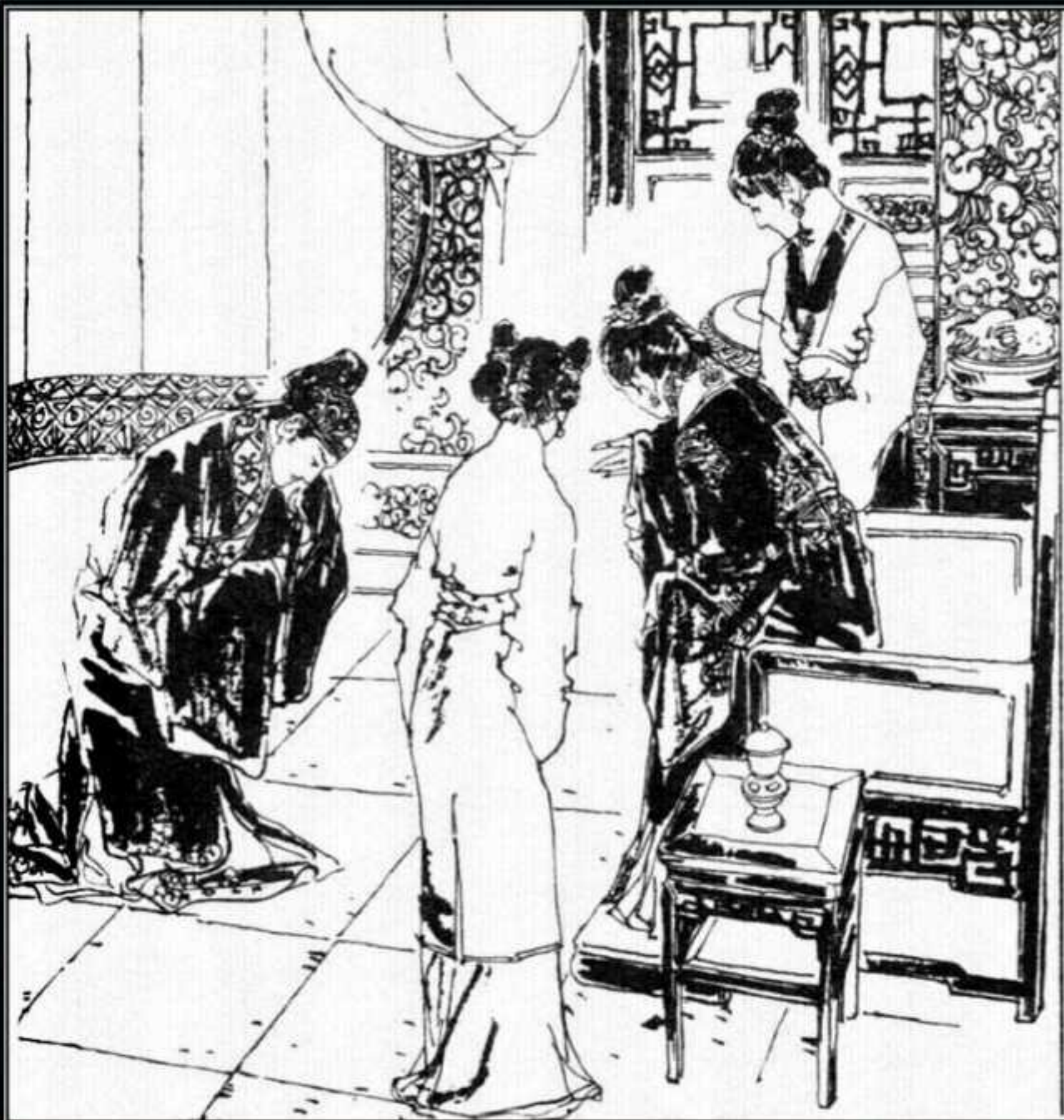
贾琏忙去禀明邢夫人，打点行李。临行，又来辞别王夫人，说道：『侄儿这一去，恐怕要隔一时才能回来，家务事已托了蔷儿、芸儿，我看倒还可以放心。』





贾璉又道：『只是巧姐没人照应。姐儿心里是明白的，就是性格比她娘还刚强些，求太太时常管教管教。』说着，眼圈儿一红，摸出绢子来擦眼泪。

王夫人道：『放着她亲祖母在那里，托我做什么？』贾琏轻轻的说道：『我母亲平日行事，太太还有什么不知道的？』总之，求太太看在她死去的娘的面上就是了。』说着，就跪下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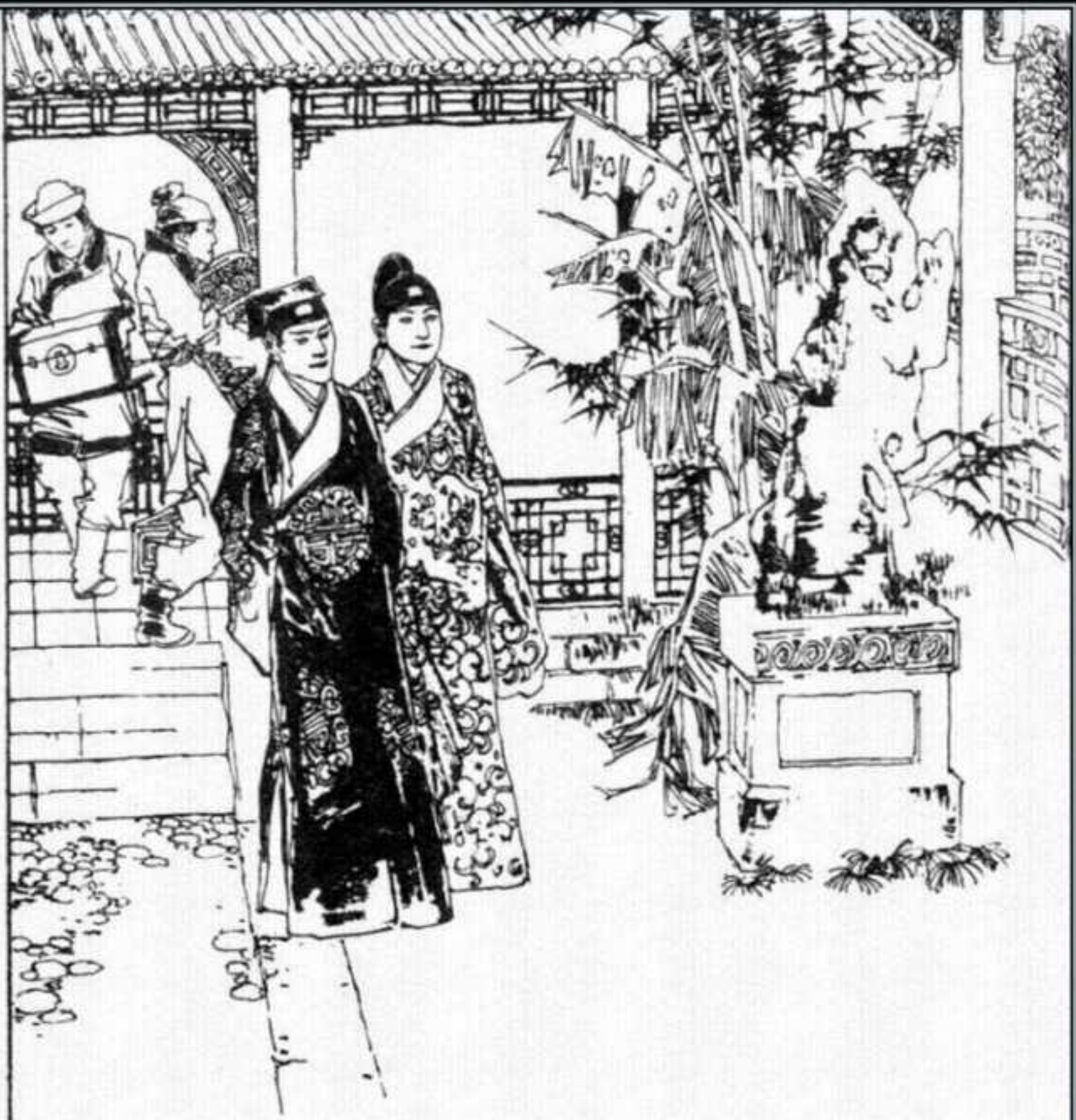




王夫人也眼圈儿红了，说：『你快起来！只是一件，巧姐也大了，或者有个门当户对的来说亲，还是等你回来？还是你母亲作主？』贾琏道：『自然是太太们作主，不必等我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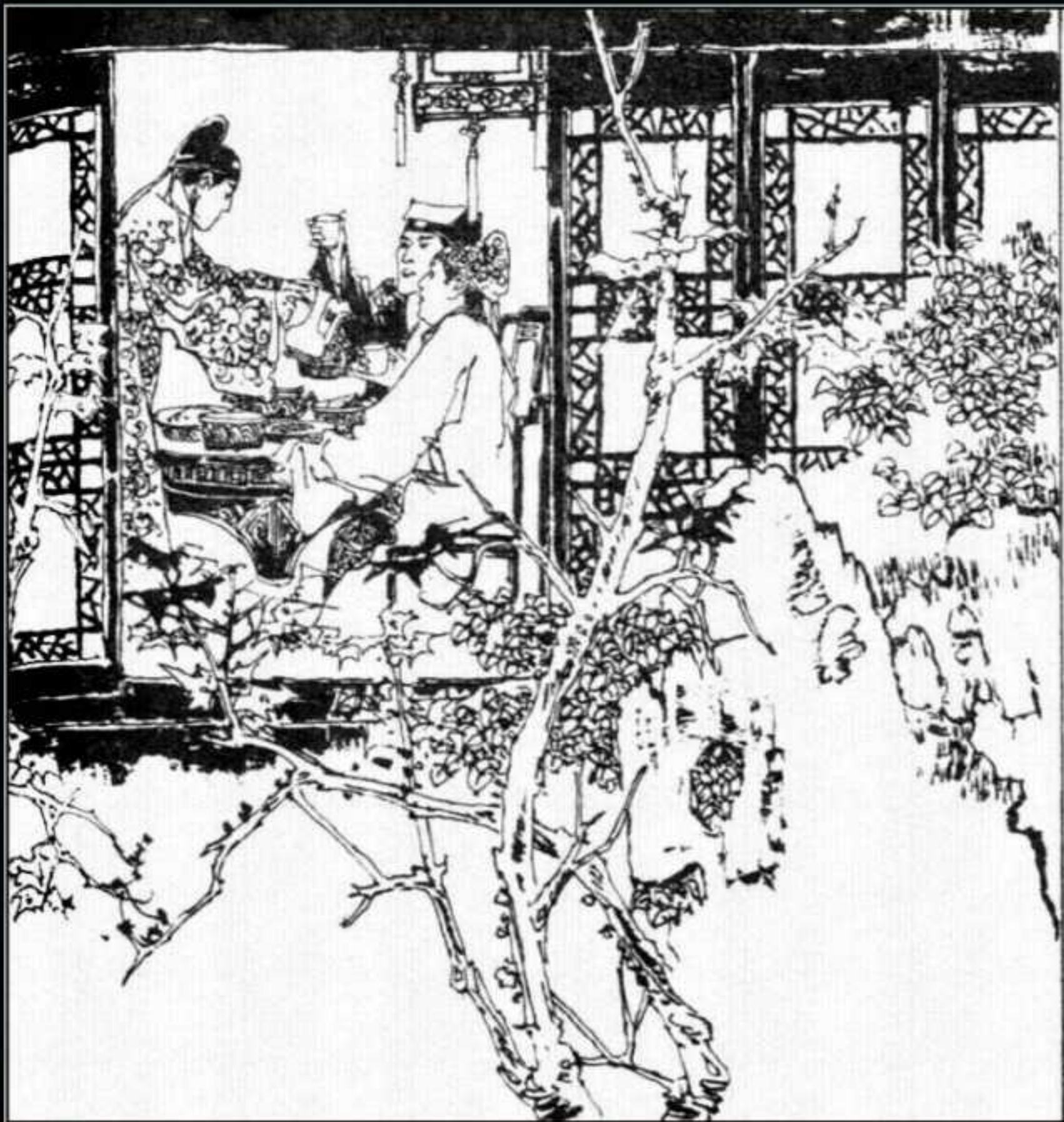
贾琏回到屋里，又叮嘱了平儿、巧姐好些话。恰巧王仁来了，贾琏虽然嫌他，到底是自己的亲舅爷，少不得嘱托一番，这才登程而去。





贾琏一走，贾蔷、贾芸便借着办事方便为名，回明邢、王二夫人，让他两个搬进荣国府，就住在外书房住下。

那王仁見贾芸、贾蔷住在这里，也借着贾琏临行托他照看家务，搬来一块住。他们倒是意气相投，志同道合，白天喝酒，晚上聚赌。里头一点也不知道。





那贾蔷还想勾引宝玉，贾芸拦住道：『宝二爷从来就跟我们不同道，自从林姑娘死后，脾气越发怪癖了。你想找他来合伙，准是自讨没趣。』贾蔷听了，点点头。

那贾环为他父亲不在家，赵姨娘已死，王夫人不大理会，他便加入了贾蔷们一路。他们几个都象脱缰之马，愈闹愈厉害，把荣国府产业偷典偷卖，无所不为。





一日，他们喝酒取乐，还叫了几个妓女来作伴。贾蔷便说：『我们闹的太俗，我看要行个令儿。』王仁道：『没趣，没趣！你识得几个字儿，也做斯文起来！』

王仁乘着酒意，骂妹子待她刻薄。贾环也大骂凤姐欺凌他母子。贾芸想着建造大观园时凤姐不让他捞油水，恨恨地说：『她这样厉害，到头还是绝子绝孙，剩下一个巧姐，只怕也要现世报呢！』





只有贾蔷曾得过凤姐的好处，一声
不响，还阻拦说：『喝酒吧！人都死了，说
人家做什么？』

内中一个妓女乘机问道：『爷们刚才说的这位巧姐姑娘多大年纪了？长得怎样？』贾蔷道：『模样儿是好得很，年纪也有十四岁了。』这个妓女便连称『可惜』。众人道：『怎么说？』



妓女道：『她生在府上这样人家，自然办不到。若生在小户人家，父母兄弟都可以做官，还可发大财呢！』众人越发听不懂，要她说个清楚。



那妓女便說道：『現今有个外藩王爺，要买一个偏房。若是合意，父母兄弟都有官做，身价银子不必说了，可不是好事情吗？』众人听说，只是笑笑，贾环却心里动了一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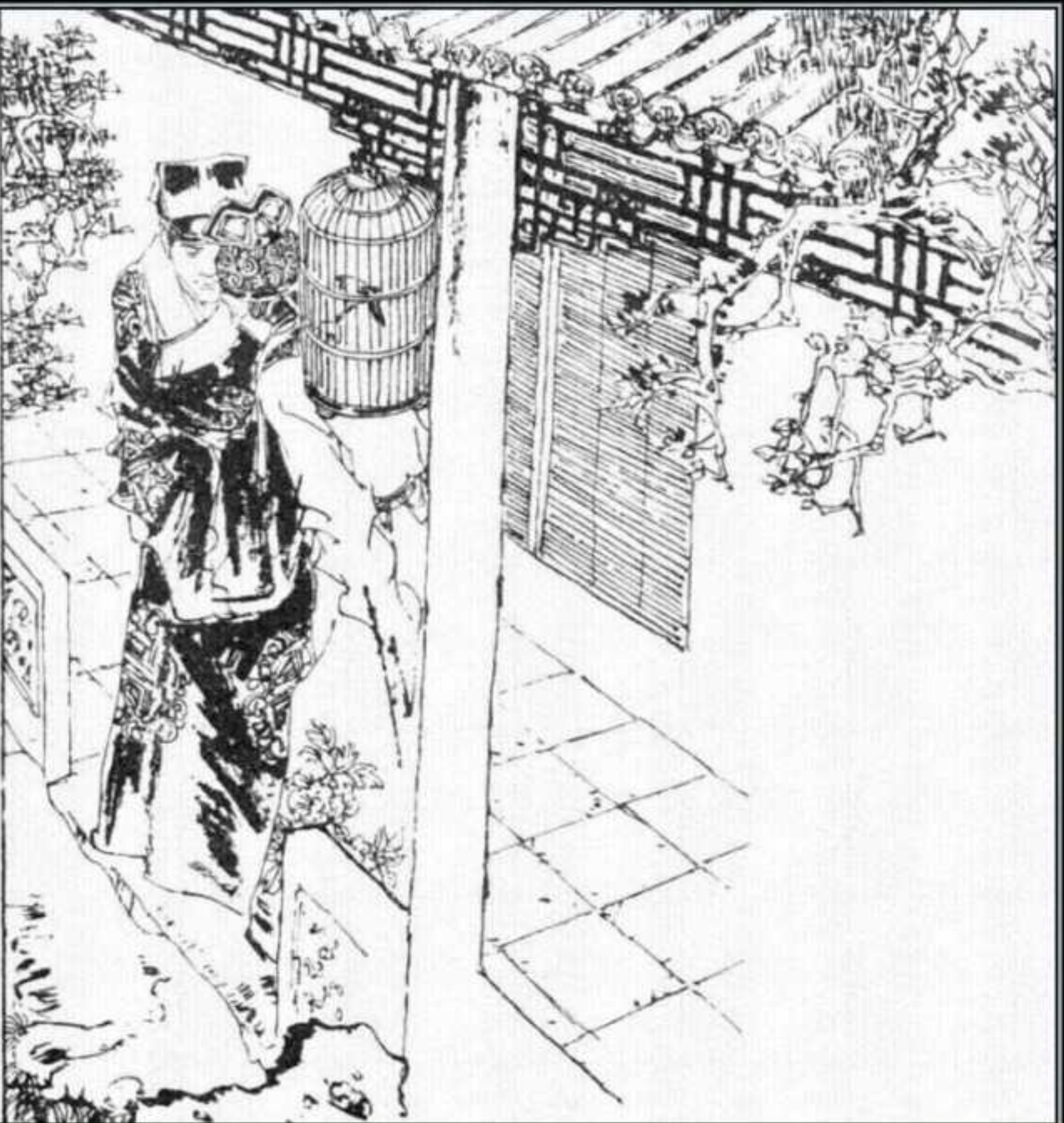




过了几日，贾芸因赌输了好些银钱，无可抵偿，来跟贾环借钱。贾环早把赵姨娘一些积蓄花光了，还欠了不少的债，哪里有银子借给别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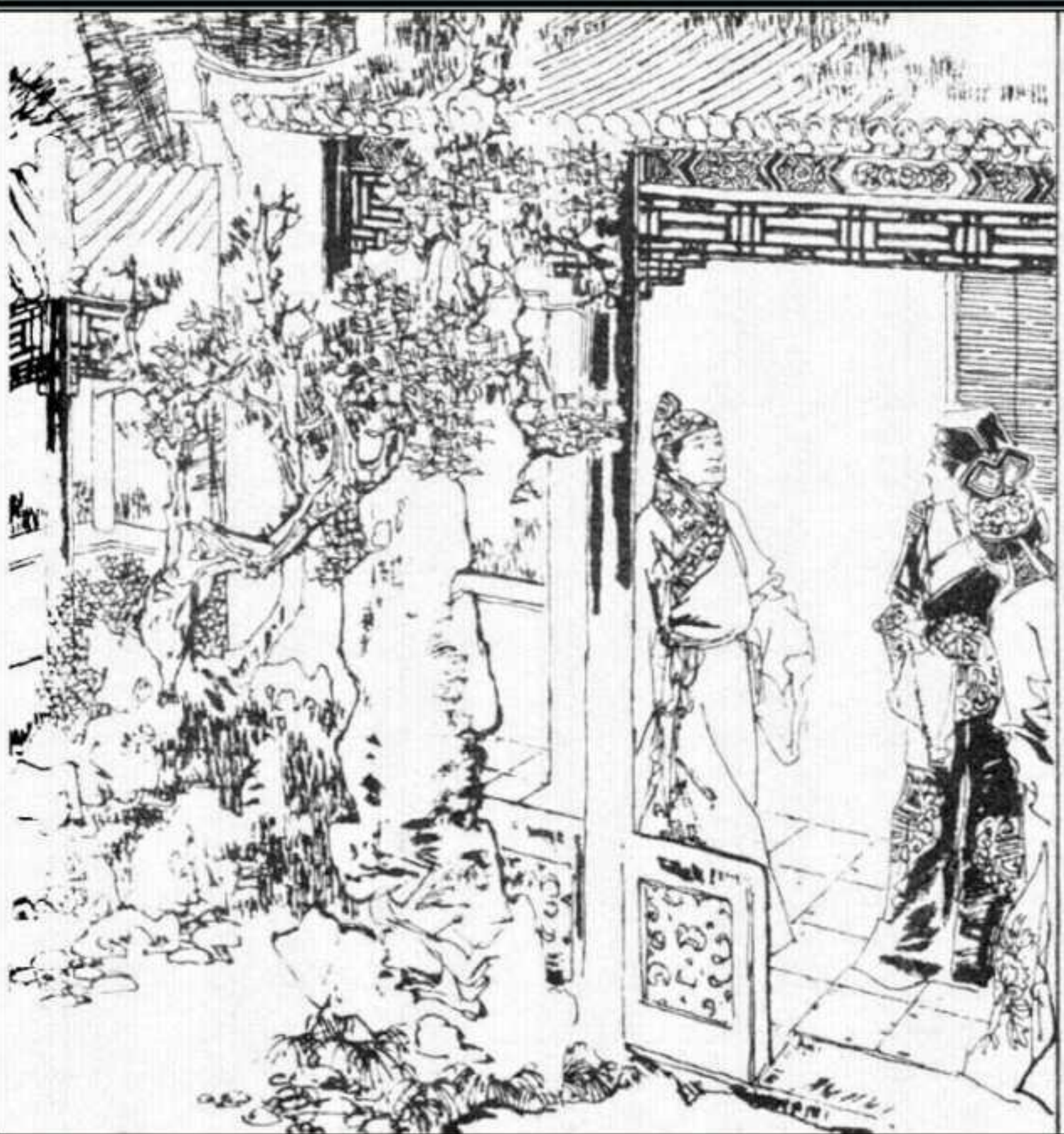
贾环恨极凤姐，趁着贾琏不在家，存心要摆布巧姐出气。便故意埋怨贾芸道：『你放着发财的机会不干，倒和我没钱的
人商量！』





贾芸诧异道：『三叔，你这话说得倒好笑，我哪里来发财的机会？』贾环轻声道：『不是有人说一位王爷要买偏房吗？你们何不和王大舅商量，把巧姐说给他呢！』

贾环便在贾芸耳边说了好些话，贾芸连连点头。正说得投机，恰巧王仁走来，问道：『你们两个在讲些什么，瞒着我吗？』贾芸便把贾环的话对王仁俯耳说了。





王仁拍手道：『这倒是一个好主意，有银子可以到手，只怕你们不敢。若是你们敢办，我是亲舅舅，做得主的；只要环老三在太太跟前说好些就是了。』

商議定了，賈芸便去回邢、王二夫人，說得天花亂墜。王夫人听了，虽然入耳，只是不信。邢夫人听得王仁也知道，心里愿意，打发人找王仁来问。





王仁说得更热闹，说这位郡王是极有体面的，虽说不是正配，保管一过了门，老爷的官便复了。邢夫人本是没有主意的人，被这一番假话哄得心动，便教贾芸、王仁随即去说。

贾芸即刻找人去说了。那藩王不知底细，要打发人来先看人品。贾芸怕事情戳穿，忙去回邢、王二夫人，只说王府要来相亲，叫里头准备着。





过了一日，果然来了几个艳妆丽服的女人。邢夫人接了进去，叙了些闲话。一会儿，邢夫人便令丫头去叫巧姐，说是亲戚来了，要巧姐见见她们。

巧姐不知其中内幕，便跟了奶媽過來，平兒不放心，也跟着來。只見幾個宮人打扮的女子，見了巧姐，只管渾身上下打量着。





那些宫人打扮的女子略坐一坐就走
了。巧姐回到房中，心里纳闷，细想没
有这门亲戚，便问平儿。平儿看到刚才
的情形，也有些疑心，料着必是来相亲
的。

平儿虽不与巧姐说明，心里却在暗忖：二爷不在家，大太太是作得主的，只不知是哪一家？瞧那几个人的来头，好象是外面的路数，且打听明白再说。





平儿仔细一打听，都给她打听出来了，当下吓得没了主意，急忙去告诉王夫人。

王夫人也是着急，即刻去会邢夫人，说这事做不得。邢夫人心地窄狭，况且王仁又在里面怂恿，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。说琏儿不在家，她可以做主，倘有什么不好，决不怪怨别人。





王夫人心中暗暗生气，把那夫人的话告诉了平儿。平儿呆了半天，跪下来求道：『巧姐终身全仗着太太，若信了人家的话，不但巧姐一辈子受苦，便是二爷回来怎么说呢？』

王夫人道：『你是明白人，巧姐到底是太太的孫女兒，她要作主，我能够拦她吗？』王夫人想着烦恼，一阵心痛，勉强回到自己房中躺下。平儿只得退出来，再作打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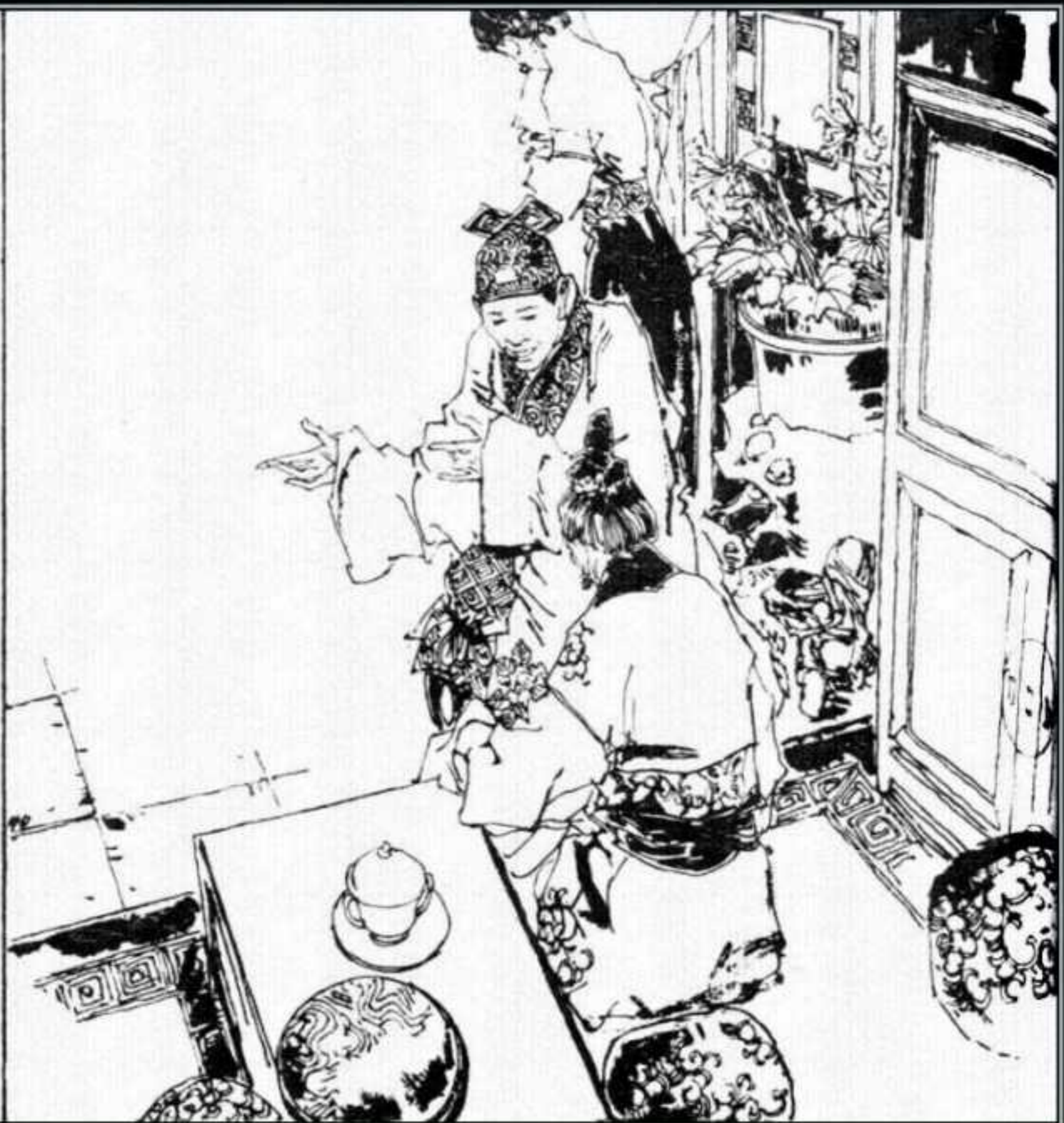




那贾环听得邢夫人应允了，便自大为王，说：『我可要给母亲报仇了！家里一个男人没有，上头太太太依了我，还怕谁！』又跑到邢夫人那边说了些奉承话，邢夫人果然欢喜。

邢夫人夸奖贾环明理，又道：『那巧姐的事，原该我作主的，你琏二哥糊涂，放着亲奶奶，倒托别人去！』贾环道：『人家那头说了，只认得这一门子。现在定了，还要备一份大礼来送太太呢。』





贾环又说：『如今太太有了藩王孙女，还怕大老爷没大官做吗？不是我说自己的太太，他们有了元妃姐姐，便欺压得人难受，将来巧姐别也是这样没良心，等我去问问她。』

邢夫人道：『你该告诉她，这样的好亲事，只怕她父亲在家也找不出来。但只平儿那东西，倒说这件事不好，说是你太太也不愿意。事不宜迟，你二哥回来，又听人家的话，事情就办不成了。』





贾环听了，心中暗喜，说道：『王府的规矩，三天就要来娶的，想必大太太早就知道了。』当下，邢夫人就把贾芸叫来，命他写好巧姐的年庚八字，以便送往藩王公馆去。

贾环喜欢的了不得，以为大事成功，忙拉贾芸告别邢夫人出来，邀着王仁前往藩王公馆立文书、兑银子。





这事被邢夫人跟前的一个小丫头看
在眼里，便抽空儿赶到平儿那里，一五
一十的都告诉了。又说：『你们快快的想
主意，不然，可就要抬走呢。』

平儿早知此事不好，已和巧姐细细的说明，巧姐哭了一夜，必要等她父亲回来作主。如今听了小丫头的話，更大哭起来，要和邢夫人说理去。





平儿急忙拦住道：『姑娘且慢着，太太是你的亲祖母，还有你舅舅做保山，他们都是是一气，姑娘一个人，哪里说得过呢？我到底是下人，说不上话去。如今只可想法儿，断断不可冒失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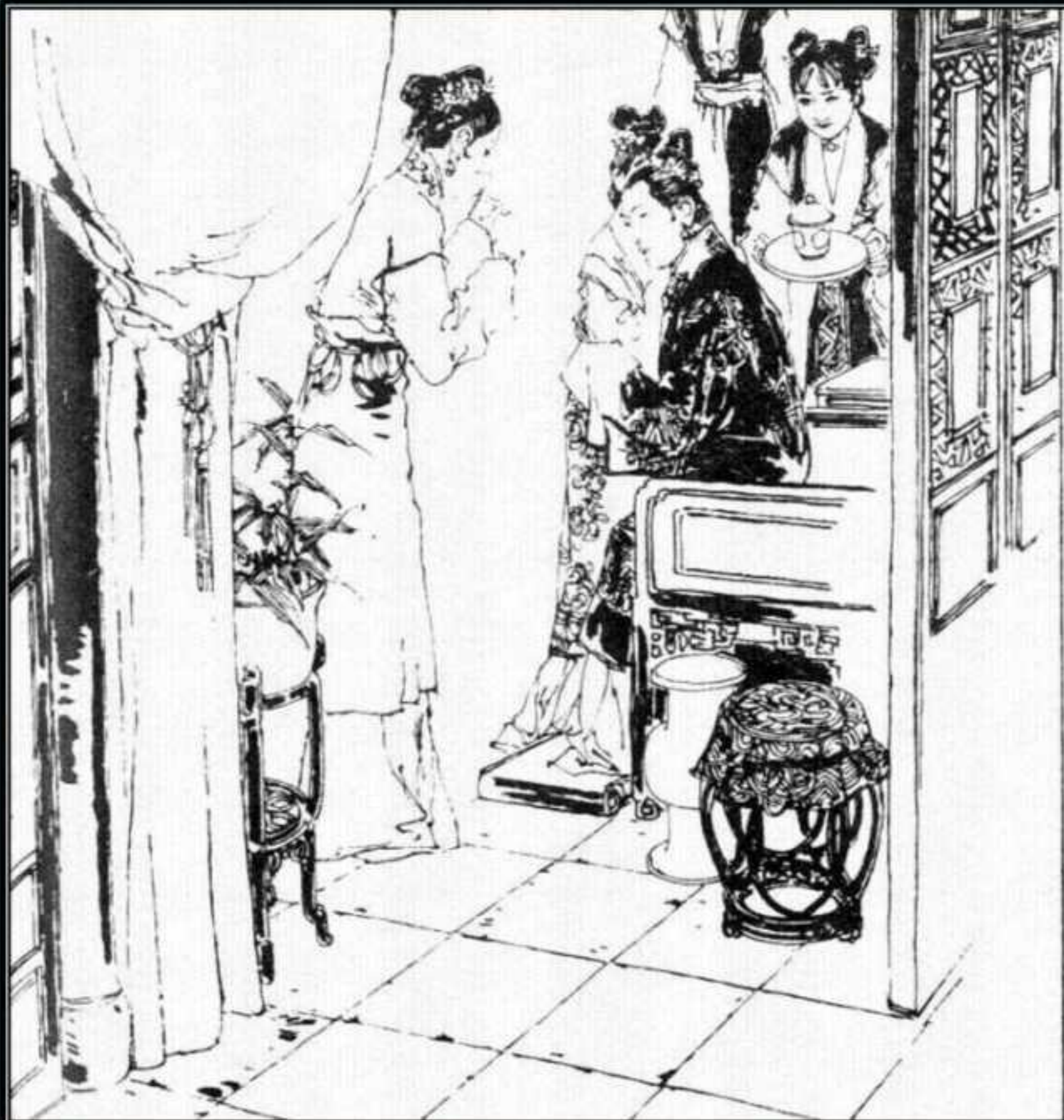
巧姐哭做一团，平儿在一旁劝慰。正在这时，只见邢夫人那边打发人来说：『姑娘大喜了，叫平儿将姑娘所有应用的東西料理出来。』





恰好王夫人过来，巧姐一把抱住，哭得倒在怀里。王夫人也哭道：『姐儿不用着急，我为你吃了大太太好些话，看样子是扭不过来的。我们一方面拖着，即刻差人赶到你父亲那里去告诉。』

平儿道：『太太还不知道吗？早上三爷在大太太跟前说了，什么藩王规矩，三日就要过去的。还等着二爷吗？』王夫人听说是贾环，便气得话也说不出。





王夫人一叠声叫找贾环来，岂知贾环已躲的不见人影。又叫找贾芸，找了半天也找不着。巧姐屋里人人瞪目跺足，都无办法。王夫人自知难和邢夫人争论，大家只得抱头痛哭。

正鬧着，一个婆子来说，后门上的
人告诉说，那个刘老老又来了。





王夫人道：『咱们家遭了这样事，哪有工夫接待外人，不拘怎样回了她去吧。』平儿道：『太太该叫她进来，她是姐儿的干妈，也得告诉她。』王夫人默然无语，起身由丫头扶着回自己屋里去了。

于是，那婆子便带了刘老老进来，各人见了互相问好。刘老老见巧姐眼圈通红，问道：『怎么了，姑娘必是想二姑奶奶了。』巧姐听提起她母亲，越发大哭起来。





平儿道：『老老别说闲话，你既是姑娘的干妈，也该知道的。』便详详细细的告诉了。刘老老怔了半天，忽然笑道：『这有什么难的。你没有听过鼓词么？这上头法儿多着呢！』

平儿赶忙问她有什么法儿？刘老老道：『一个人也不叫知道，一走就完事了。』平儿道：『这可是混说了，我们这样的人家的人，走到哪里去？』





刘老老道：『就到我们乡下去。我把姑娘藏起来，即刻叫姑娘亲笔写个信儿，派人赶到姑老爷那里，少不得他就回来了。』平儿道：『大太太知道呢？』刘老老道：『我来，他们知道吗？』

平儿道：『大太太住在前头，你是后门来的，不妨事。』刘老老道：『咱们说定了几时，我叫女婿打了车辆来接。』





平儿急忙拉了巧姐去见王夫人，将刘老老的话避了旁人告诉了。王夫人惟恐办得不妥，一时委决不下。

平儿着急道：『只好这样。太太就装不知道，回头倒问大太太。我们那里就有人送信给二爷去，想二爷回来也快。』巧姐也道：『求太太救我，感激不尽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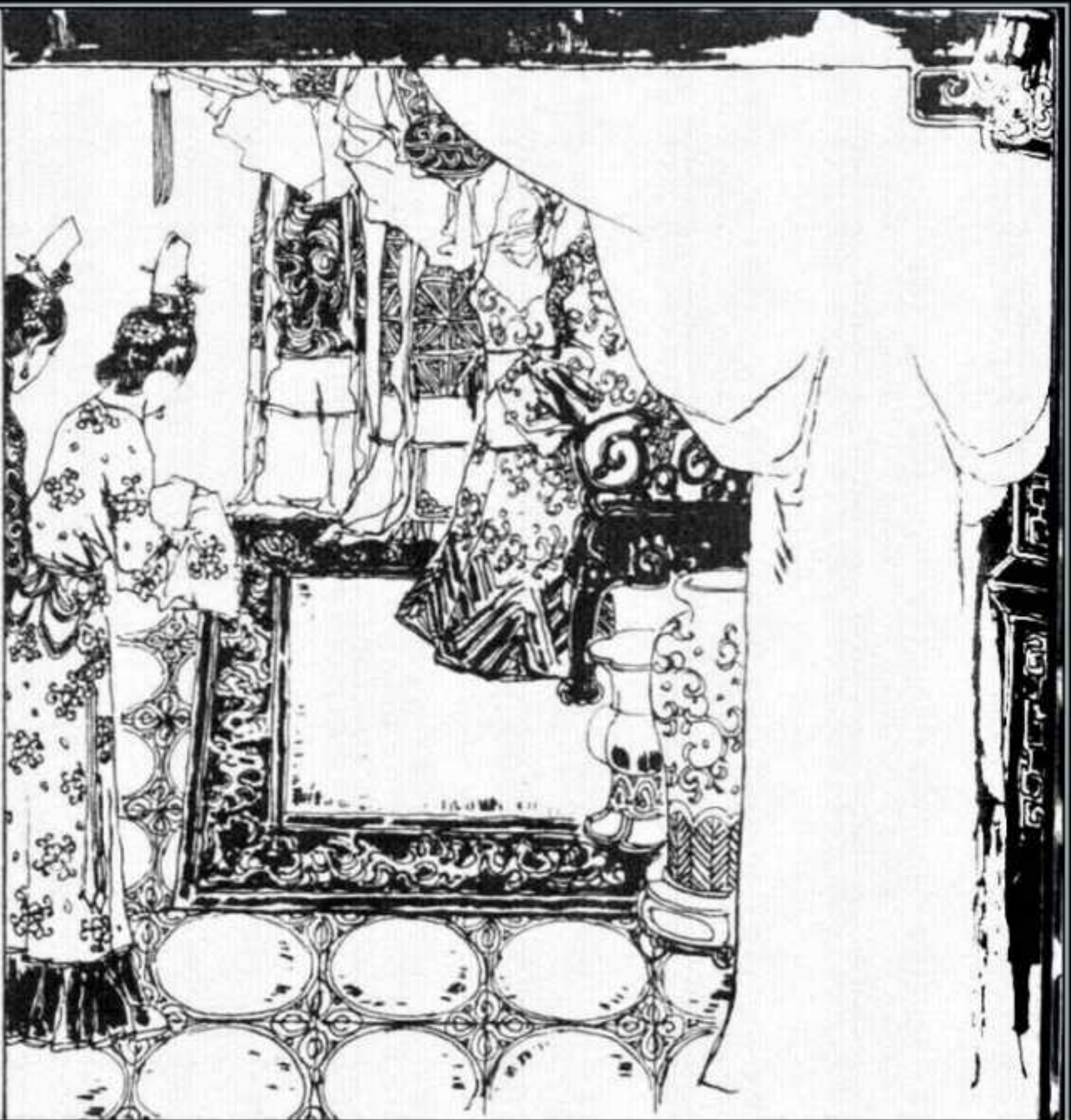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平儿道：『不用说了，要快走才中用呢。』王夫人这才道：『秘密些。你们快办去吧！有我呢！』于是王夫人去找邢夫人说闲话儿，把邢夫人先绊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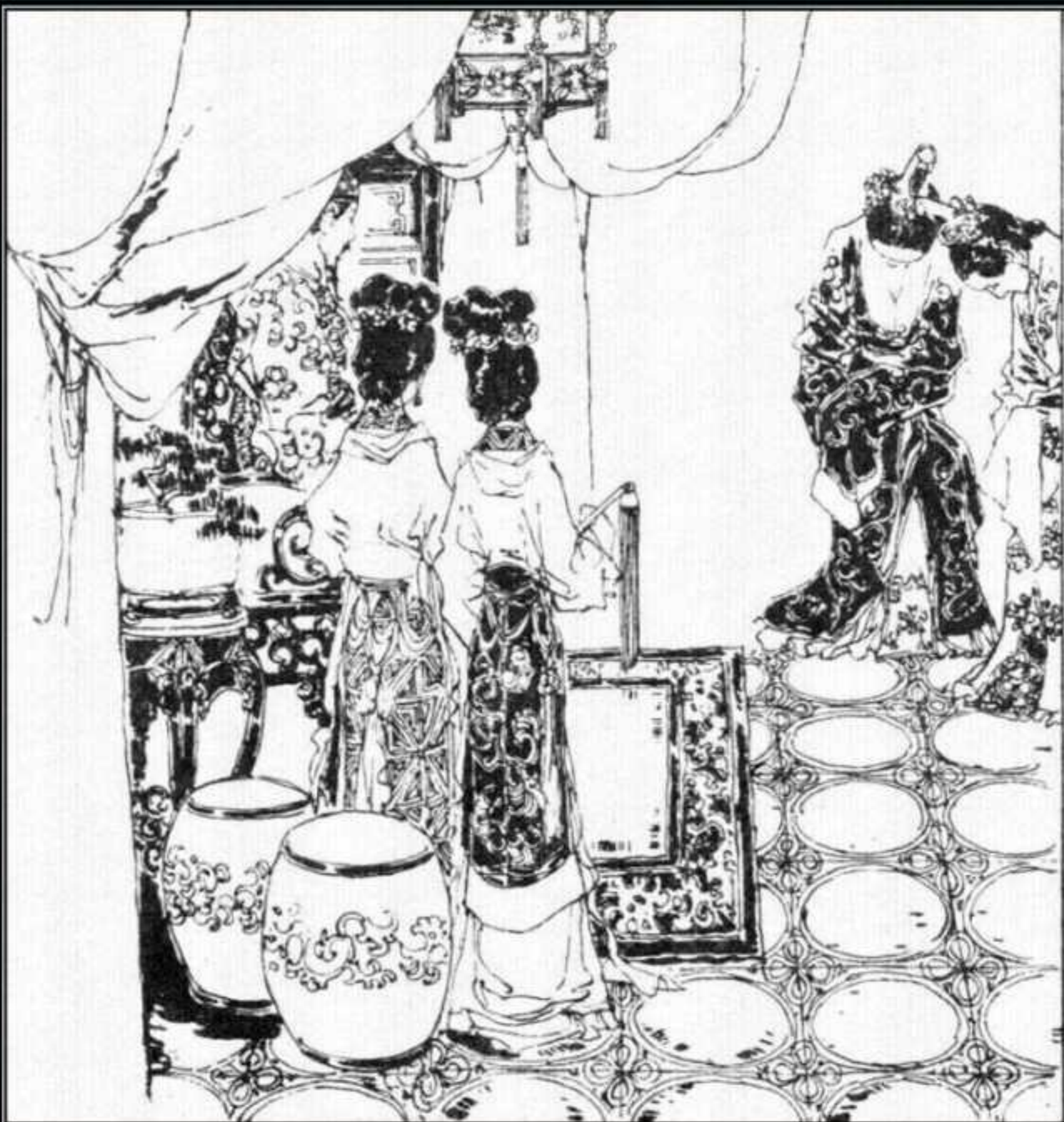
这里平儿买嘱看后门的雇了车来，只说送刘老老回去。将巧姐装做青儿模样，平儿只做送人，眼错不见，一齐混上车子，急急的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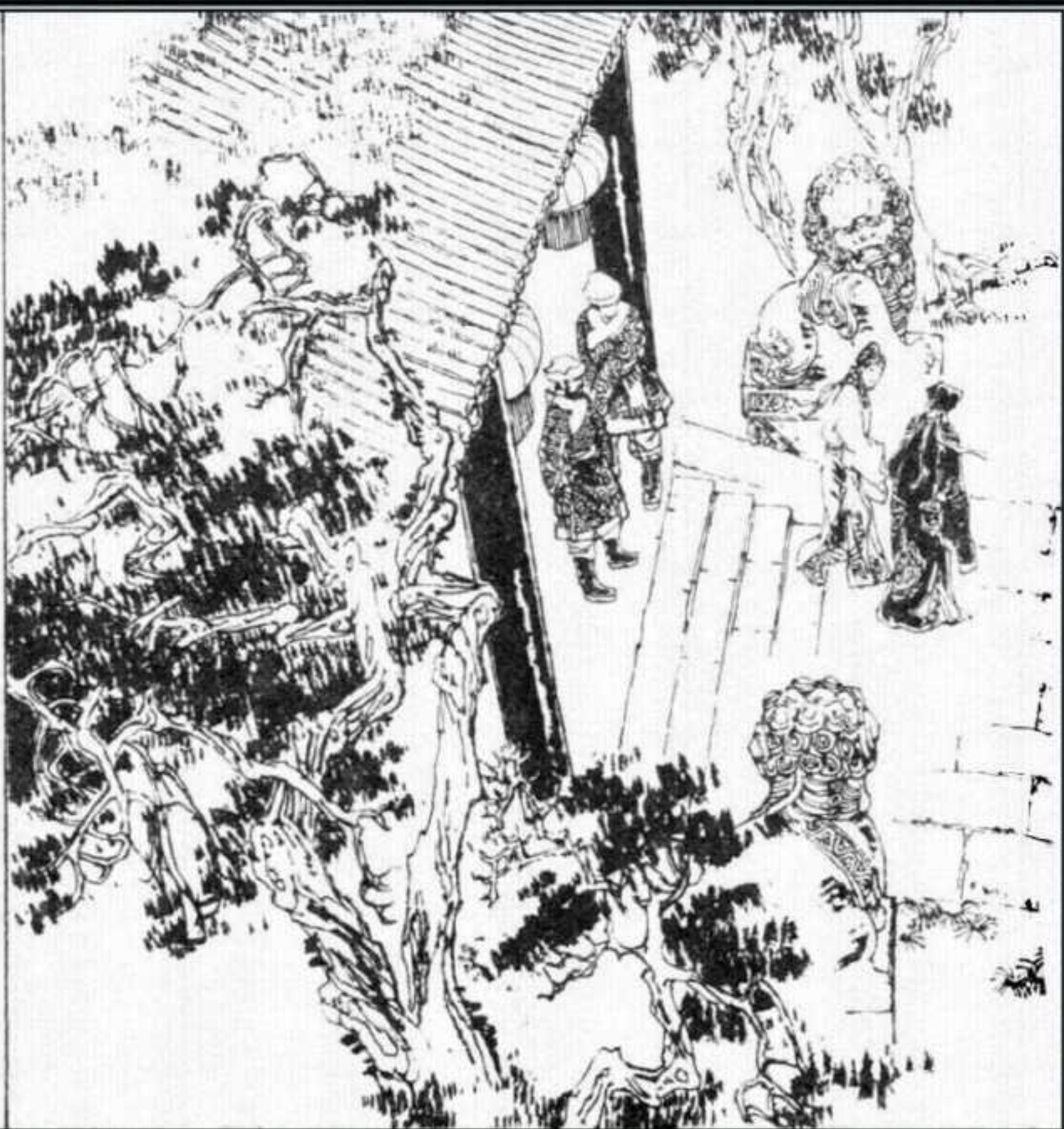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且说那藩王原是想在京里买个小妾，据媒人一面之辞，所以派人相看。相看的人回去，禀明了藩王，藩王问起人家，众人不敢隐瞒，只得实说。

那藩王听了，知是功臣之后，便说：『了不得！这是有违禁例的，几乎误了大事！』吩咐这事赶快作罢，倘有人来再说，快快打发出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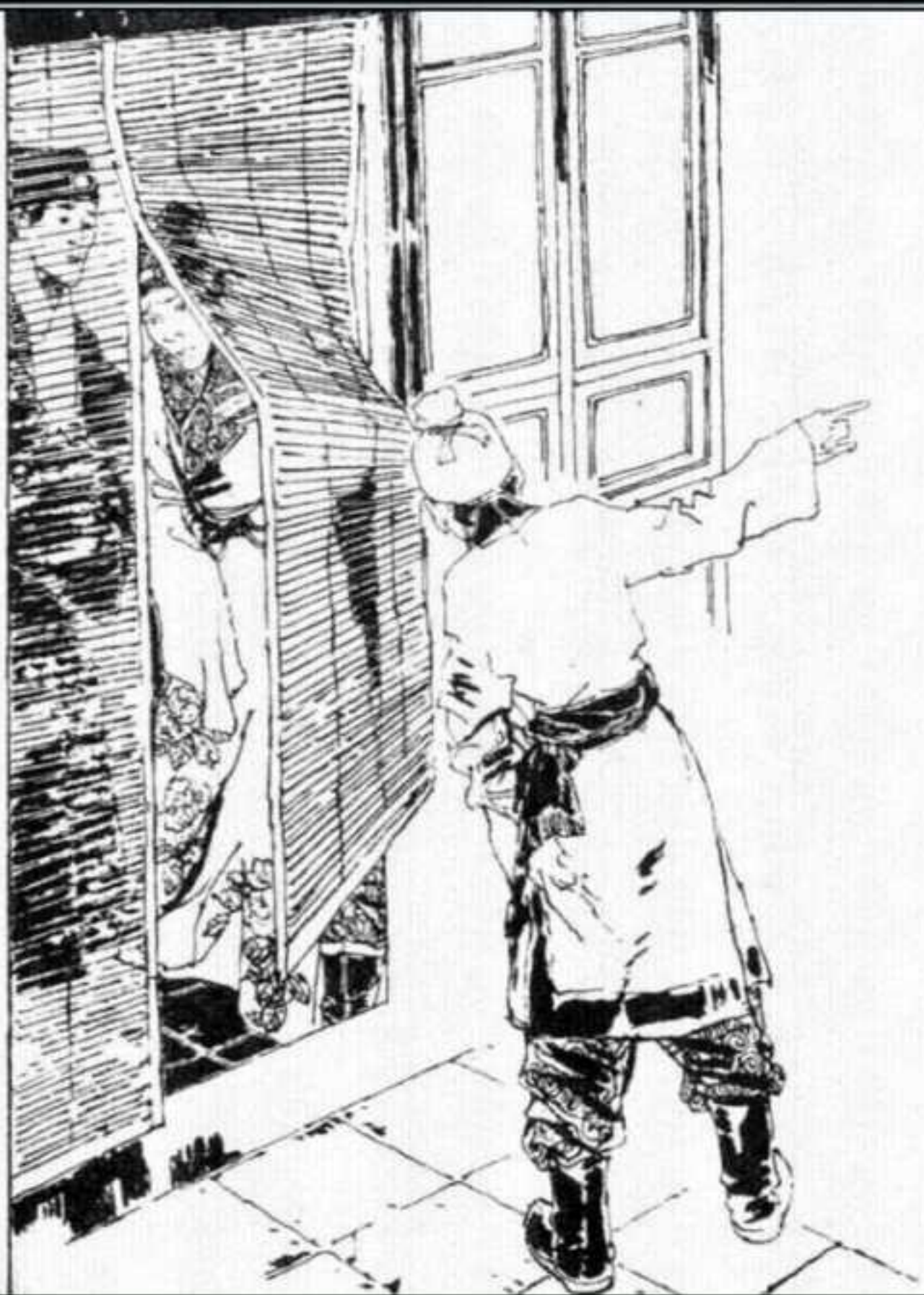




这日恰好贾芸、王仁等来递送年庚，王府的人喝道：『奉王爷之命：敢拿贾府的人冒充民女者，要拿住究办的！』唬得贾芸、王仁等抱头鼠窜而去。

贾环在家候信，又闻王夫人传唤，急得焦躁万分，一见贾芸、王仁回来，赶着问道：『定了吗？』贾芸跺足道：『倒霉！倒霉！不知谁露了风了！』就把刚才在王府门上被责骂的情形说了一遍。





贾环顿时气得发怔，说：『我早上在大太太跟前说的这样好，如今怎么办呢？这都是你们有意坑了我了！』正没主意，只听得里头乱嚷，说大太太、二太太叫贾环、贾芸。

兩個人只得蹭進去。只見王夫人怒容满面，說：『你們干的好事，逼死了巧姐和平兒了，快快給我找還尸首來！』兩個人吓得急忙跪下，不敢言語。





贾芸低头说道：『孙子不敢干什么。

为的是王舅爷说给巧姐作媒，大太太愿意，才叫孙子写帖儿去的。』王夫人道：『环儿在大太太那里说的，三日内就要抬走。说亲作媒，有这样的吗？』

邢夫人也是一句話兒說不出了，只有落淚。王夫人便罵賈環：『趙姨娘這樣混帳東西，留的種子也是混帳的！』說着，叫丫頭扶了，回自己房里。





那贾环、贾芸、邢夫人三个相互埋怨，说道：『想来死是不会死的，必是到什么亲戚家躲着去了。』邢夫人叫了前后门上人来责骂，问：『巧姐和平儿，知道哪里去了？』

豈知众人异口同声，反而把贾环、贾芸等人说了一顿：『自从琏二爷出了门，外头闹的还得了！我们的月钱扣发了！他们赌钱喝酒，还把外头卖唱的接到宅里来。』说得贾芸等哑口无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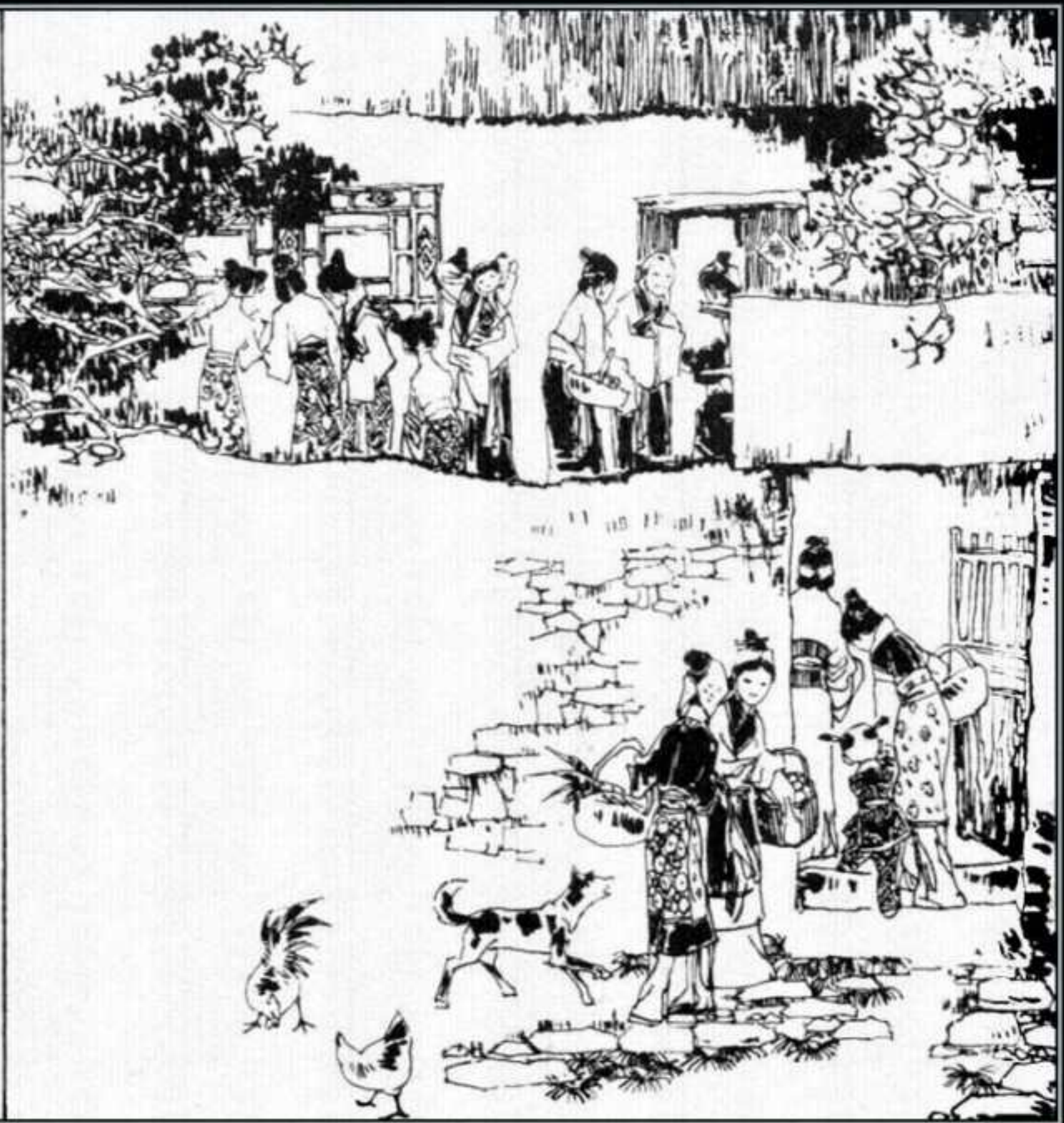




王夫人那边又打发人来催促说：『叫爷们快把两个人找来！』那贾环等急得恨无地缝可钻，只得在各亲戚处打听，毫无踪迹。

这边四处找寻巧姐，哪知巧姐、平儿早已到了屯上，刘老老不敢怠慢，忙打扫上房，让给两人住下。每日供给，虽是乡村风味，倒也洁净，又有青儿陪着，暂且宽心。





屯上知道刘老老家来了贾府姑娘，
谁不来瞧！都道是天上神仙，也有送菜
果来的，也有送野味的，着实热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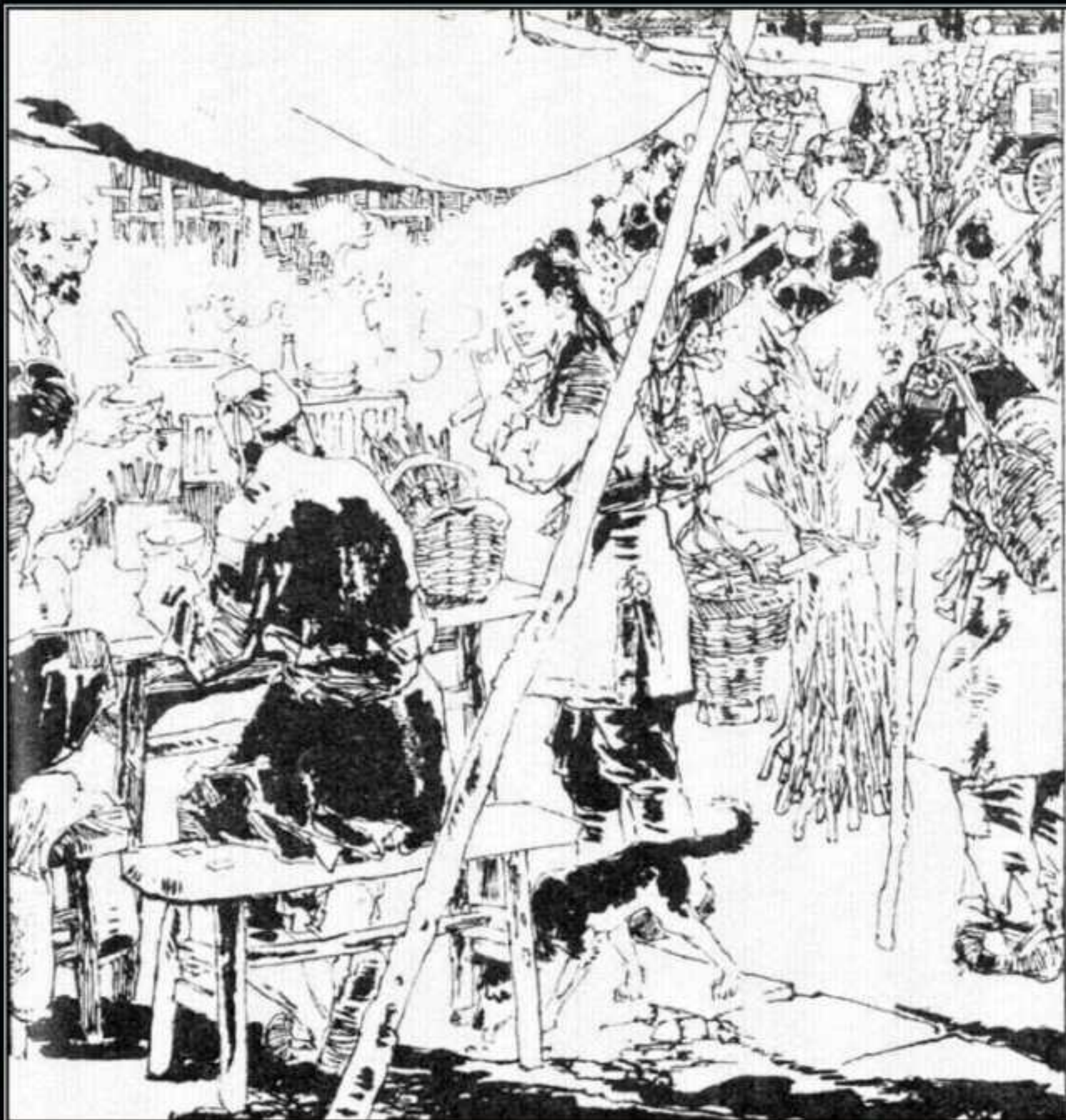
內中有戶姓周的人家，推屯上首富。只有一子，生得文雅清秀，年紀十四歲，新近科試，中了秀才。那天他母親看見巧姐，心里羨慕，便想給兒子求親。





刘老老早看出她的心事，便说：『我给你们做个媒吧。』周妈妈笑道：『你别哄我，他们什么人家，肯给我们庄稼人？』刘老老道：『说着瞧吧。』

刘老老惦记着贾府，叫外孙板儿进城打听。板儿走到宁荣街，只见好些车辆在那里，板儿一打听，说是荣国府复了官，赏还查抄家产。又见到几匹马到，板儿认得出其中有贾琏。





只見門上打揖兒向賈璉請安：『二爺
回來了，大喜！大老爺身體安了么？』賈
璉道：『好了，快要回來了。』說着，歡歡
喜喜的進府去。板兒也不用再打听，趕
忙回去告訴他外祖母。

贾璉进去，径直到了王夫人那里，跪下磕了个头，说道：『姐儿的事，刘老老送信的人全告诉我了，全亏太太周全。环兄弟和芸儿、蔷儿等几个混帐东西，我一出门便闹成这样，实在可恨。』

座上珠璣昭日月

堂前黼黻煥煙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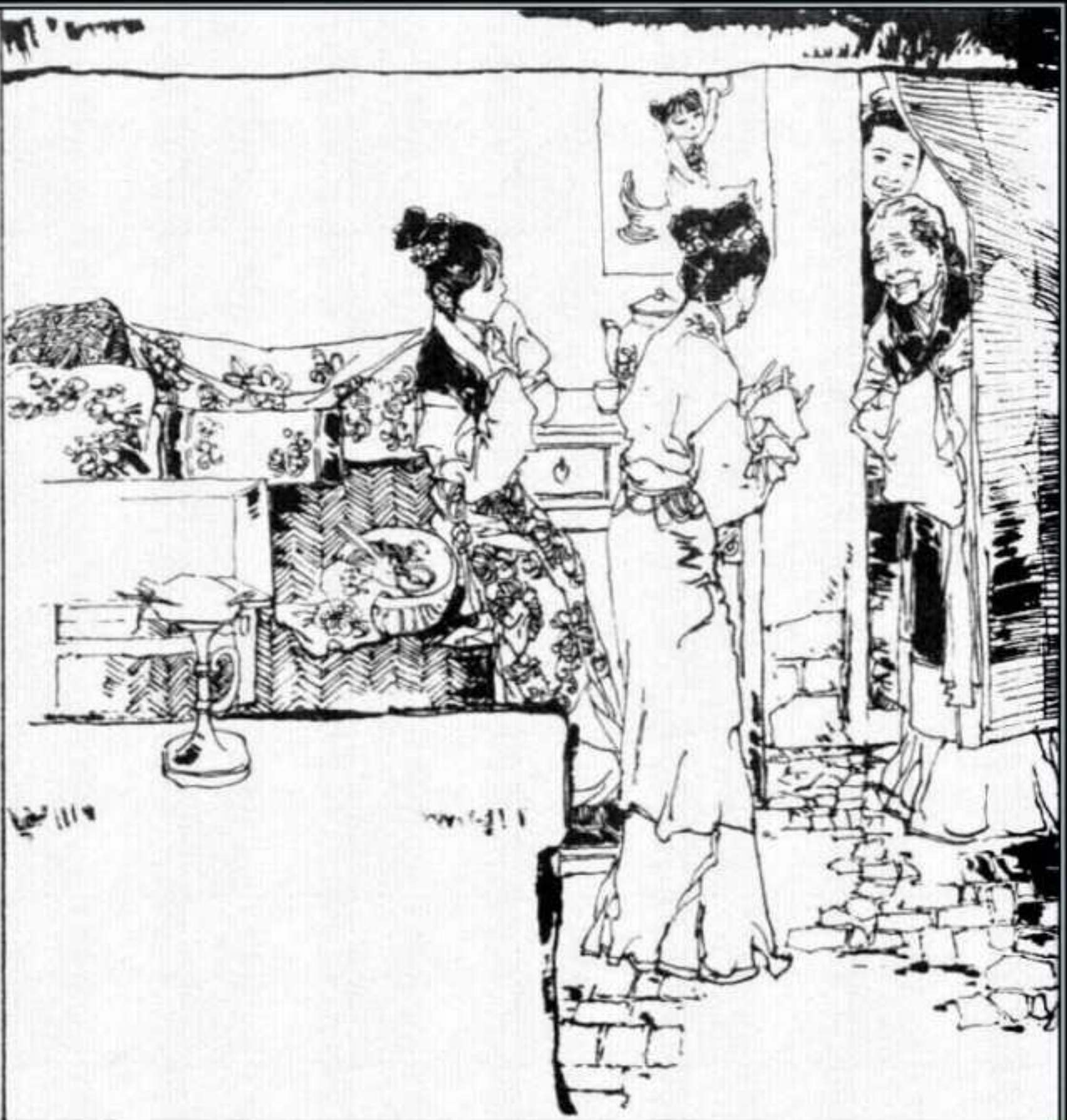




王夫人道：『王仁这下流种子为什么也是这样坏！』贾琏道：『回太太的话，环兄弟要好好治他。其余的人，撵了他们就完了。』王夫人道：『这些我也不管了，眼前倒是如何去接回巧姐、平儿要紧。』

邢夫人听说贾琏回来，正想不见了巧姐，必有一番周折，又听见贾琏在王夫人那里，便叫丫头去打听，回来说是从他们话里听出，巧姐象是在刘老老那里。邢夫人如梦初醒，不胜羞惭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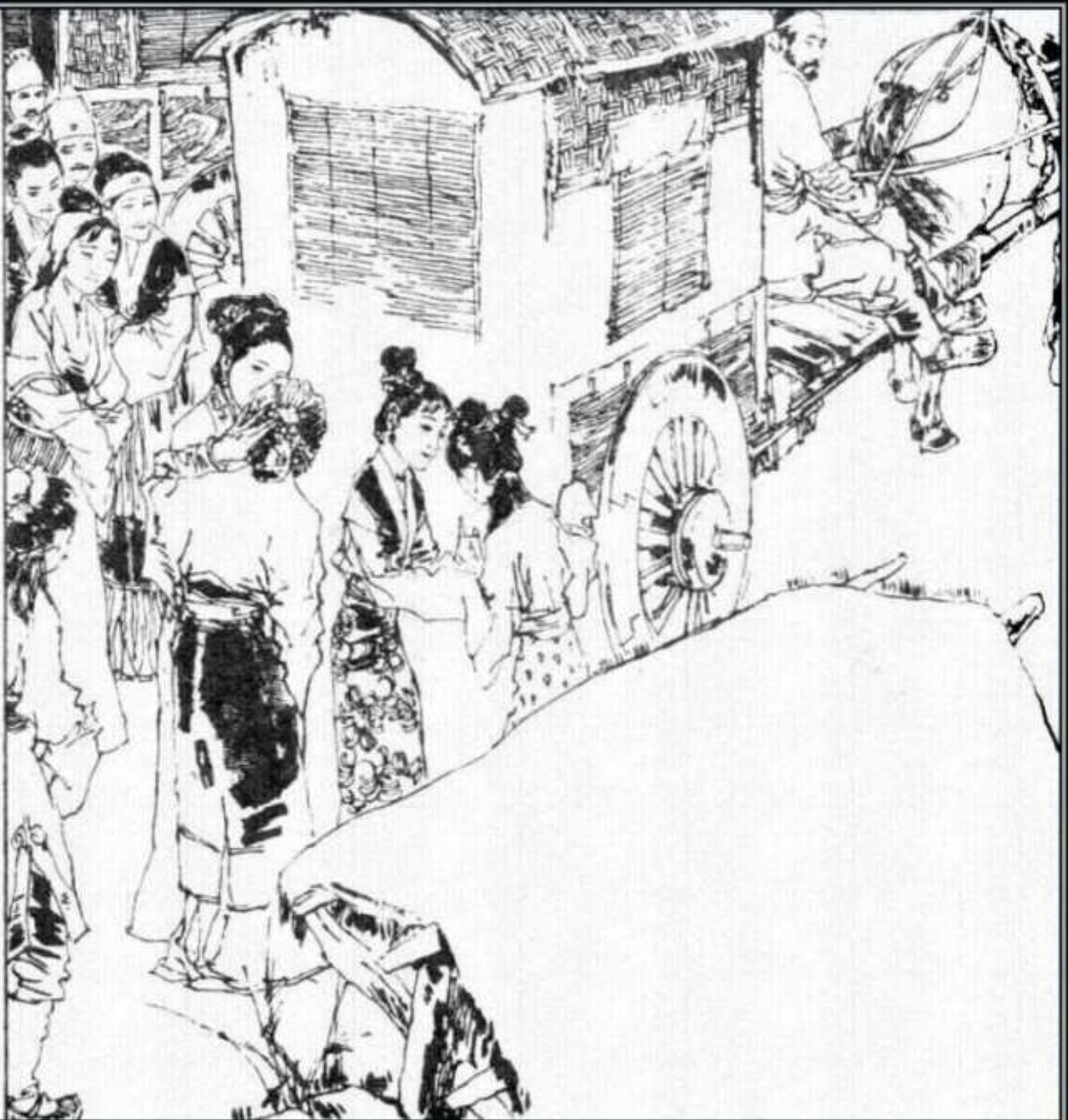




再说那板儿兴冲冲赶回庄上，刘老
老听说，喜的眉开眼笑，去给巧姐道喜。
平儿笑说道：『可是全亏了老老这样一
办，不然，事情就糟了！』巧姐更是欢
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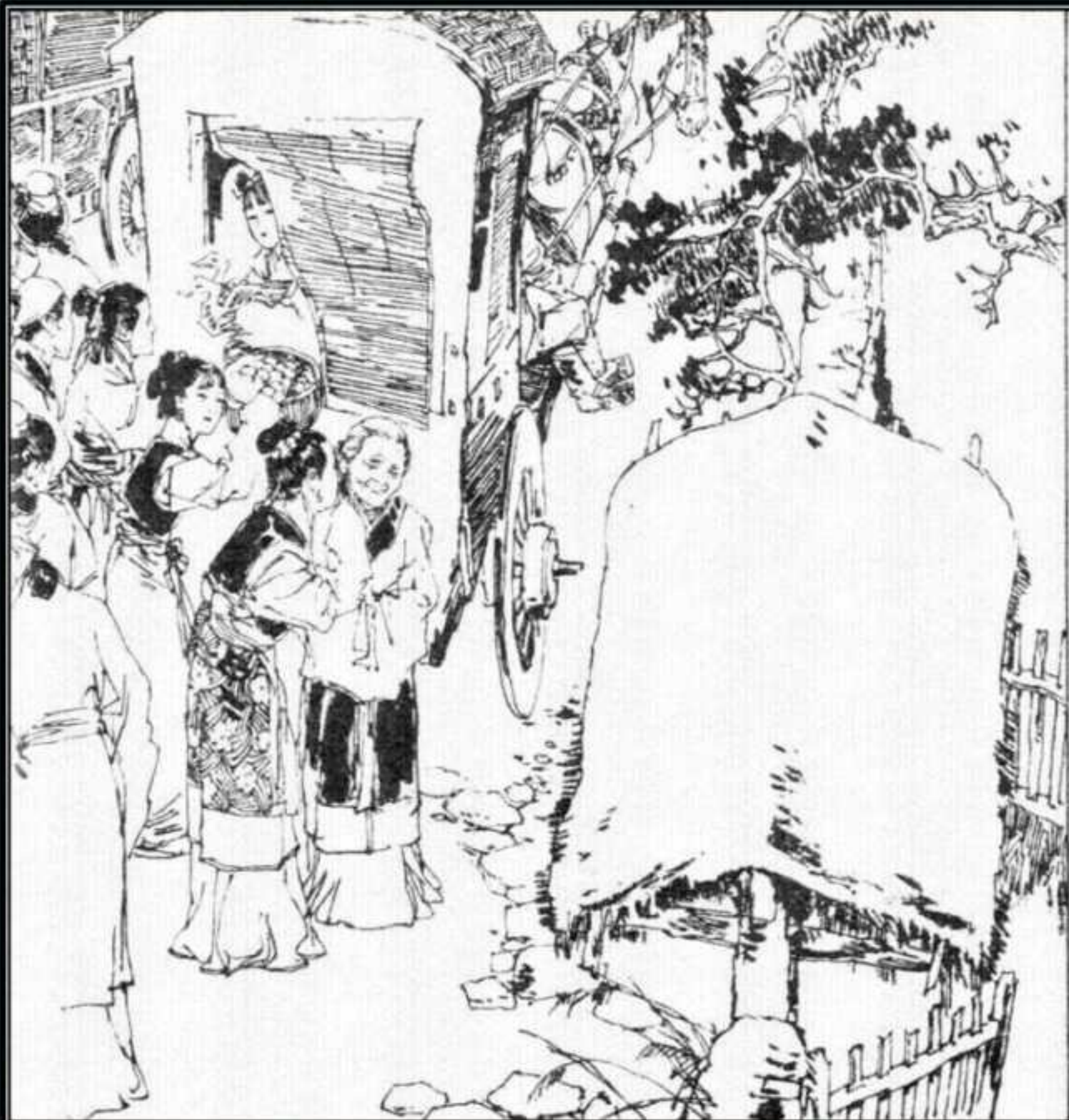
正说着，那送信给贾琏的人也回来了，说：『见到姑老爷，姑老爷感激得很，说他自己就要动身回来，到了家会派车来接姑娘。』刘老老道：『姑老爷既已回来，还是我雇了车送两人回去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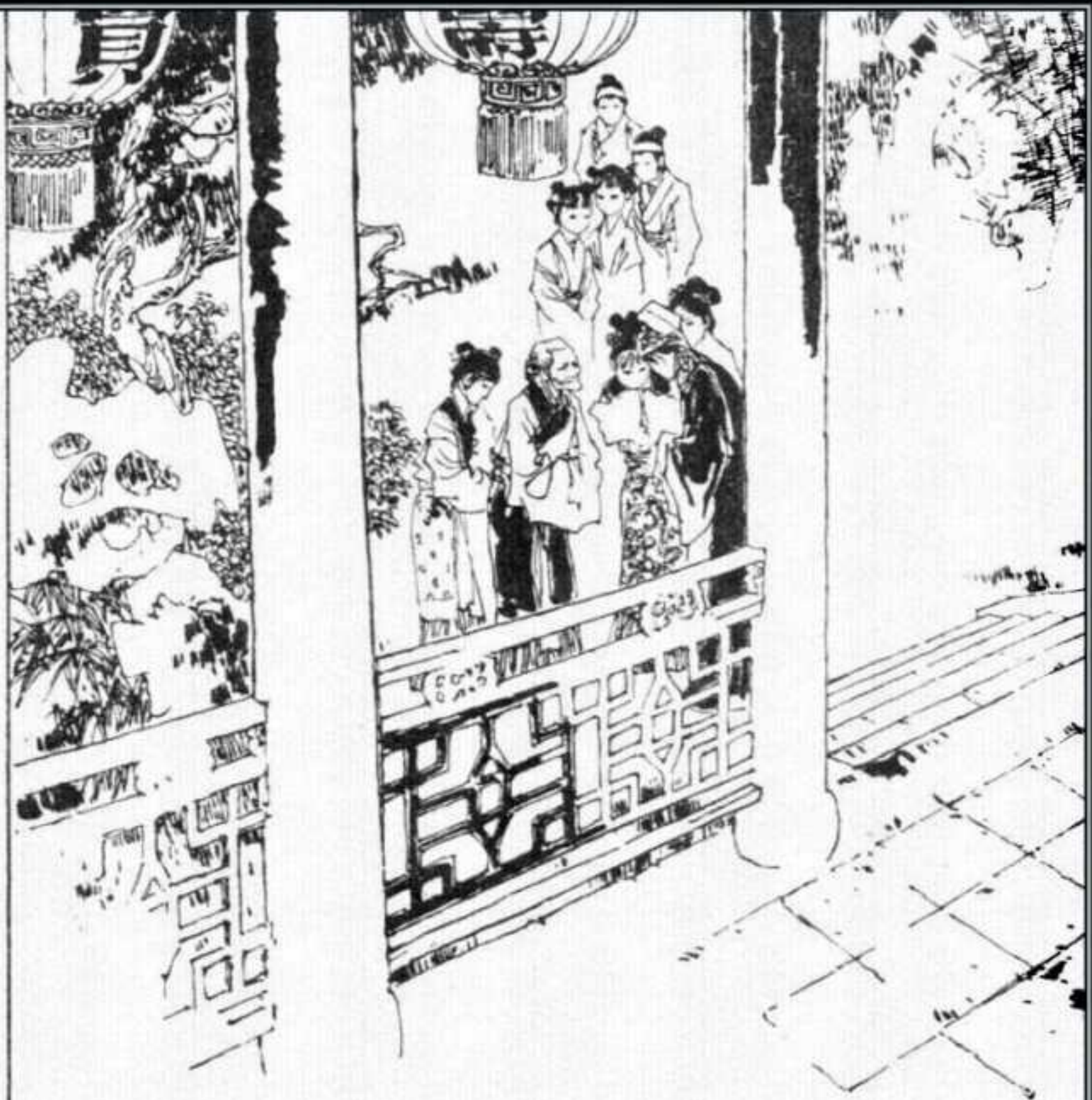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刘老老叫人赶了两辆车，请巧姐、平儿上车。巧姐在这里熟了，反是依依不舍。刘老老见她不忍相别，便叫青儿跟了进城。

車輛正要开动，那周妈妈忙忙的赶了来，她没有想到巧姐会这样快就要回去，只好缚了两头鸭子，一筐鲜蛋，塞在车上。又把刘老老叫在一旁，托她务必不要忘了作媒的事。





贾琏听见门上回：『刘老老送巧姐等来了。』满心欢喜，三脚两步跑到门口来接。大家相见以后，也来不及细说。贾琏便带着刘老老和巧姐等先去见王夫人。

贾琏连连向刘老老作揖，感谢她救护巧姐之恩。王夫人、巧姐、平儿说到当时逃出时的形景，不觉都流下泪来。贾琏吩咐平儿好好款待刘老老，并说明天还有话要和刘老老说。





次日，贾琏和平儿理出不少凤姐遗下的东西，送给刘老老。刘老老谢了，便把周妈妈求婚的事跟贾琏说了，又说凤姐生前曾把巧姐终身的事托过她的。贾琏答应禀过老爷、太太后再回复。

贾琏向邢、王二夫人说了，都愿意将巧姐许给周家。贾琏再去回贾政，贾政道：『大老爷不在家，太太作主就是了。莫说乡村不好，只要人家清白，孩子读书上进。朝里的官，难道都是城里人吗？』





刘老老因周家的事成功，甚是得意。在贾府住了两天，才带着青儿回去。因此一番，刘老老不但在危急中救了巧姐，而且不负凤姐生前的嘱托，把巧姐的终身大事也给定下来了。



定价：0.21 元